



国学精粹珍藏版

# 水浒传

卷三

原著 / 施耐庵  
主编 / 李志敏



原文·注释·解读

积淀文化 陶冶情操  
滋养心灵 启迪智慧

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读传世典籍 赢智慧人生

【国学精粹珍藏版】

（明）施耐庵·著

# 水浒传

卷三

◎ 尽览中国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 ◎ 读传世典籍，赢智慧人生

—— 受益终生的传世经典 ——





##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

话说宋江主张一丈青与王英配为夫妇，众人都称赞宋公明仁德，当日又设席庆贺。正饮宴间，只见朱贵酒店里使人上山来报道：“林子前大路上—伙客人经过，小喽罗出去拦截，数内一个称是郓城县都头雷横。朱头领邀请住了，现在店里饮分例酒食，先使小校报知。”晁盖、宋江听了大喜，随即同军师吴用三个下山迎接。宋江宛曲把话来说雷横上山入伙，雷横推辞：“老母年高，不能相从。待小弟送母终年之后，却来相投。”雷横当下拜辞了下山。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，众头领各以金帛相赠，宋江、晁盖自不必说。

再说雷横离了梁山泊，背了包裹，提了朴刀，取路回到郓城县。到家参见老母，更换些衣服，赍了回文，径投县里来。拜见了知县，回了话，销缴公文批帖，且自归家暂歇。依旧每日县中书画卯酉，听候差使。一日闲得无事，被街坊李小二拉去勾栏听白秀英演戏，却因事打了白秀英的父亲。

原来这白秀英，却和那新任知县旧在东京两个来往，今日特地在郓城县开勾栏。那花娘见父亲被雷横打了，又带重伤，叫一乘轿子，径到知县衙内诉告：“雷横殴打父亲，搅散勾栏，意在欺骗奴家！”知县听了，大怒道：“快写状来！”这个唤做枕边灵。便教白玉乔写了状子，验了伤痕，指定证见。本处县里有人都和雷横好的，替他去知县处打关节，怎当那婆娘守定在衙内，撒娇撒痴，不由知县不行。立等知县差人把雷横捉拿到官，当厅责打，取了招状，将具枷来枷了，押出去号令示众。那婆娘要逞好手，又去知县行说了，定要把雷横号令在勾栏门首。

人闹里，却好雷横的母亲正来送饭，看见儿子吃他捆绑在那里，便哭起来，骂那禁子们道：“你众人也和我儿一般在衙门里出入的人，钱财直这般好使？谁保得常没事！”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，一头口里骂道：“这个贼贱人直恁的倚势！我且解了这索子，看他如今怎的！”白秀英却在茶房里听得，走将过来，便道：“你那老牌子，却才道甚么？”那婆婆那里有好气，便指着骂道：“你这千人骑、万人压、乱人入的贱母狗，做甚么倒骂我！”白秀英听得，柳眉倒竖，星眼圆睁，大骂道：



“老咬虫、乞贫婆，贱人怎敢骂我！”婆婆道：“我骂你待怎的？你须不是郓城县知县！”白秀英大怒，抢向前只一掌，把那婆婆打个踉跄。那婆婆却待挣扎，白秀英再赶入去，老大耳光子只顾打。这雷横已是衔愤在心，又见母亲吃打，一时怒从心发，扯起枷来，望着白秀英脑盖上只一枷梢，打个正着，劈开了脑盖，扑地倒了。众人看时，脑浆迸流，眼珠突出，动弹不得，情知死了。

众人见打死了白秀英，就押带了雷横，一发来县里首告，见知县备诉前事。知县随即差人押雷横下来，会集相官，拘唤里正、邻佑人等，对尸简验已了，都押回县来。雷横一面都招承了，并无难意。因在牢里六十日限满，断结解上济州。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，却教朱全解送雷横。

朱全引了十数个小牢子，监押雷横，离了郓城县。约行了十数里地，见个酒店，朱全道：“我等众人就此吃两碗酒去。”众人都到店里吃酒，朱全独自带过雷横，只做水火，来后面僻净处，开了枷，放了雷横，分付道：“贤弟自回，快去家里取了老母，星夜去别处逃难。这里我自替你吃官司。”雷横道：“小弟走了自不妨，必须要连累了哥哥。”朱全道：“兄弟，你不知，知县怪你打死了他表子，把这文案都做死了，解到州里，必是要你偿命。我放了你，我须不该死罪。”

却说朱全拿这空枷撞在草里，却出来对众小牢子说道：“吃雷横走了，却是怎地好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赶快去他家里捉！”朱全故意延迟了半晌，料着雷横去得远了，却引众人来县里出首。朱全告道：“小人自不小心，路上被雷横走了，在逃无获，情愿甘罪无辞。”知县本爱朱全，有心将就出脱他，被白玉乔要赴上司陈告朱全故意脱放雷横，知县只得把朱全所犯情由申将济州去。

到得沧州，入进城中，投州衙里来，正值知府升厅。两个公人押朱全在厅阶下，呈上公文。知府看了，见朱全一表非俗，貌如重枣，美髯过腹，知府先有八分欢喜，便教：“这个犯人休发下牢城营里，只留在本府听候使唤。”当下除了行枷，便与了回文，两个公人相辞了自回。

只说朱全自在府中，每日只在厅前伺候呼唤。那沧州府里押番、虞候、门子、承局、节级、牢子都送了些人情，又见朱全和气，因此上都欢喜他。忽一日，本官知府正在厅上坐堂，朱全在阶侍立，知府唤朱全上厅，问道：“你缘何放了雷横，自遭配在这里？”朱全禀道：“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横，只是一时间不小心，被他走了。”





正问之间，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小衙内来，方年四岁，生得端严美貌，乃是知府亲子，知府爱惜，如金似玉。那小衙内见了朱全，径走过来，便要他抱，朱全只得抱起小衙内在怀里。那小衙内双手扯住朱全长髯，说道：“我只要这胡子抱。”知府道：“孩儿快放了手，休要罗唆。”小衙内又道：“我只要这胡子抱，和我去耍。”自此为始，每日来和小衙内上街闲耍。朱全囊篋又有，只要本官见喜，小衙内面上尽自倍费。

时过半月之后，便是七月十五日，盂兰盆大斋之日。年例各处点放河灯，修设好事。当日天晚，堂里侍婢奶子叫道：“朱都头，小衙内今夜要去看河灯，夫人分付，你可抱他去看一看。”朱全道：“小人抱去。”那小衙内穿一领绿纱衫儿，头上角儿拴两条珠子头须，从里面走出来。朱全挖在肩头上，转出府衙门前来，望地藏寺里去看点放河灯。

那时才交初更时分，朱全肩背着小衙内，绕寺看了一遭，却来水陆堂放生池边，看放河灯。那小衙内爬在栏干上，看了笑耍。只见背后有人拽朱全袖子道：“哥哥，借一步说话。”朱全回头看时，却是雷横，吃了一惊。便道：“小衙内，且下来，坐在这里。我去买糖来与你吃，切不要走动。”小衙内道：“你快来，我要去桥上看河灯。”朱全道：“我便来也。”转身却与雷横说话。朱全道：“贤弟因何到此？”雷横扯朱全到净处，拜道：“自从哥哥救了性命，和老母无处归着，只得上梁山泊，投奔了宋公明入伙。小弟说哥哥恩德，宋公明亦甚思想哥哥旧日放他的恩念，晁天王和众头领皆感激不浅，因此特地教吴军师同兄弟前来相探。”朱全道：“吴先生见在何处？”背后转过吴学究道：“吴用在此。”言罢便拜。朱全慌忙答礼道：“多时不见，先生一向安乐？”吴学究道：“山寨里众头领多多致意，今番教吴用和雷都头特来相请足下上山，同聚大义。”朱全道：“兄弟，你是甚么言语！你不想，我为你母老家寒上放了你去，今日你到来陷我为不义！”吴学究道：“既然都头不肯去时，我们自告退，相辞了去休。”朱全道：“说我贱名，上覆众位头领。”一同到桥边。

朱全回来，不见了小衙内，叫起苦来，两头没路去寻。雷横扯住朱全道：“哥哥休寻，多管是我带来的两个伴当，听得哥哥不肯去，因此倒抱了小衙内去了，我们一同去寻。”朱全道：“兄弟，不得耍处。若这个小衙内有些好歹，知府相公的性命也便休了。”雷横道：“哥哥，且跟我来。”朱全帮住雷横、吴用，三个离了地藏



寺，径出城外。朱全道：“你那伴当姓甚名谁？”雷横答道：“我也不认得，只听闻叫做黑旋风。”朱全失惊道：“莫不是江州杀人的李逵么？”吴用道：“便是此人。”朱全跌脚叫苦，慌忙便赶。

离城约走到二十里，只见李逵在前面叫道：“我在这里。”朱全抢近前来，问道：“小衙内放在那里？”李逵唱个喏道：“拜揖节级哥哥，小衙内有，在这里。”朱全道：“你好好的抱出来还我。”李逵指着头上道：“小衙内头须儿却在我头上。”朱全看了，慌问：“小衙内正在何处？”李逵道：“被我拿些麻药，抹在口里，直掙出城来，如今睡在林子里，你自请去看。”朱全乘着月色明朗，径抢入林子里寻时，只见小衙内倒在地上。朱全便把手去扶时，只见头劈做两半个，已死在那里。

当时朱全心下大怒，奔出林子来，早不见了三个人。四下里望时，只见黑旋风远远地拍着双斧叫道：“来，来，来！”朱全性起，奋不顾身，拽扎起布衫，大踏步赶将来。李逵回身便走，背后朱全赶来。这李逵却是穿山度岭惯走的人，朱全如何赶得上，先自喘做一块。李逵却在前面又叫：“来，来，来！”朱全恨不得一口气吞了他，只是赶他不上。赶来赶去，天色渐明。李逵在前面急赶急走，慢赶慢行，不赶不走。看看赶入一个大庄院里去了。

朱全看了道：“那厮既有下落，我和他干休不得。”朱全直赶入庄院内厅前去。见里面两边都插着许多军器，朱全道：“想必也是个官宦之家。”立住了脚，高声叫道：“庄里有人么？”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人来。那人是谁？正是小旋风柴进，问道：“兀的是谁？”朱全见那人趋走如龙，神仪照日，慌忙施礼，答道：“小人是郓城县当牢节级朱全，犯罪刺配到此。昨晚因和知府的小衙内出来看放河灯，被黑旋风杀了小衙内，见今走在贵庄，望烦添力捉拿送官。”柴进道：“既是美髯公，且请坐。”朱全道：“小人不敢，拜问官人高姓？”柴进答道：“小可小旋风便是。”朱全道：“久闻柴大官人。”连忙下拜，道：“不期今日得识尊颜。”

柴进道：“李大哥，你快出来陪话。”李逵也从侧首出来，唱个大喏。朱全见了，心头一把无名业火高三千丈，按纳不下，起身抢近前来，要和李逵性命相搏。柴进、雷横、吴用三个苦死劝住。朱全道：“若要我上山时，依得我一件事，我便去！”吴用道：“休说一件事，遮莫几十件也都依你。愿闻那一件事？”不争朱全说出这件事来，有分教：大闹高唐州，惹动梁山泊。

毕竟朱全说出甚么事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

## 第五十二回

###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

话说当下朱仝对众人说道：“若要我上山时，你只杀了黑旋风，与我出了这口气，我便罢！”李逵听了大怒道：“教你咬我鸟！晁、宋二位哥哥将令，干我屁事！”朱仝怒发，又要和李逵厮并，三个又劝住了。朱仝道：“若有黑旋风时，我死也不上山去！”柴进道：“恁地也却容易。我自有个道理，只留下李大哥在我这里便了。你们三个自上山去，以满晁、宋二公之意。”朱仝道：“如今做下这件事了，知府必然行移文书，去郓城县追捉，拿我家小。如之奈何？”吴学究道：“足下放心，此时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宝眷在山上了。”朱仝方才有些放心。柴进置酒相待，就当日送行。三个临晚辞了柴大官人便行。柴进叫庄客备三骑马，送出关外。临别时，吴用又分付李逵道：“你且小心，只在大官人庄上住几时，切不可胡乱惹事累人。待半年三个月，等他性定，却来取你还山。多管也来请柴大官人入伙。”三个自上马去了。

只说李逵在柴进庄上住了一个来月，忽一日，见一个人赍一封书火急奔庄上来。柴大官人却好迎着，接书看了，大惊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只得去走一遭。”李逵便问道：“大官人有甚紧事？”柴进道：“我有个叔叔柴皇城，现在高唐州居住。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锡那厮，来要占花园，呕了一口气，卧病在床。早晚性命不保，必有遗嘱的言语分付，特来唤我。想叔叔无儿无女，必须亲身去走一遭。”李逵道：“既是大官人去时，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，如何？”柴进道：“大哥肯去时，就同走一遭。”柴进即便收拾行李，选了十数匹好马，带了几个庄客。次日五更起来，柴进、李逵并人都上了马，离了庄院，望高唐州来。不一日便到高唐州，柴皇城说殷天锡乃高太尉叔伯兄弟妻舅，如何狗仗人势，欺侮自己，又打伤了人。

柴进看视了叔叔一回，却出来和李逵并带来人从说知备细。李逵听了，跳将起来，说道：“这厮好无道理！我有大斧在这里，教他吃我几斧，却再商量！”柴进



道：“李大哥，你且息怒，没来由和他粗卤做甚么？他虽是倚势欺人，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。这里和他理论不得，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，放着明明的条例，和他打官司！”李逵道：“条例，条例，若还依得，天下不乱了！我只是前打后商量！那厮若还去告状，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！”柴进笑道：“可知朱全要和你厮并，见面不得。这里是禁城之内，如何比得你山寨里横行！”李逵道：“禁城便怎地？江州无为军偏我不曾杀人！”柴进道：“等我看了头势，用着大哥时，那时相央，无事只在房里请坐。”

正说之间，里面侍妾慌忙来请大官人看视皇城。柴进入到里面卧榻前，只见皇城阁着两眼泪，对柴进说道：“贤侄志气轩昂，不辱祖宗。我今日被殷天锡毆死，你可看骨肉之面，亲赍书往京师拦驾告状，与我报仇。九泉之下，也感贤侄亲意。保重，保重！再不多嘱！”言罢便放了命。柴进自是准备后事。

至第三日，只见这殷天锡骑着一匹撞行的马，将引闲汉三二十人，手执弹弓、川弩、吹筒、气球、拈竿、乐器，城外游玩了一遭，带五七分酒，佯醉假颠，径来到柴皇城宅前，勒住马，叫里面管家的人出来说话。柴进听得说，挂着一身孝服，慌忙出来答应。那殷天锡在马上问道：“你是他家甚么人？”柴进答道：“小可是柴皇城亲侄柴进。”殷天锡道：“我前日分付道，教他家搬出屋去，如何不依我言语？”柴进道：“便是叔叔卧病，不敢移动。夜来已自身故，待断七了搬出去。”殷天锡道：“放屁！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。三日外不搬，先把你这厮枷号起，先吃我一百讯棍！”柴进道：“直阁休恁相欺！我家也是龙子龙孙，放着先朝丹书铁券，谁敢不敬？”殷天锡喝道：“你将出来我看！”柴进道：“见在沧州家里，已使人去取来。”殷天锡大怒道：“这厮正是胡说！便有誓书铁券，我也不怕！左右与我打这厮！”众人却待动手，原来黑旋风李逵在门缝里张看，听得喝打柴进，便拽开房门，大吼一声，直抢到马边，早把殷天锡揪下马来，一拳打翻。那二三十人却待抢他，被李逵手起，早打倒五六个，一哄都走了。却再拿殷天锡提起来，拳头脚尖一发上，柴进哪里劝得住？看那殷天锡时，早已打死在地。柴进道：“我自有誓书铁券护身，你便去是，事不宜迟。”李逵取了双斧，带了盘缠，出后门自投梁山泊去了。

不多时，只见二百余人，各执刀杖枪棒，围住柴皇城家。柴进见来捉人，便出来说道：“我同你们府里分诉去。”众人先缚了柴进，便入家里捕捉行凶黑大汉，





不见，只把柴进绑到州衙内，当厅跪下。知府高廉听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锡，正在厅上咬牙切齿忿恨，把柴进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流，只得招做“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殷天锡”，取那二十五斤死囚枷钉了，发下牢里监收。殷天锡尸首简验了，自把棺木殡葬，不在话下。这殷夫人要与兄弟报仇，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，监禁下人口，封占了房屋园院，柴进自在牢中受苦。

却说李逵连夜回梁山泊，到得寨里来见众头领。朱全一见李逵，怒从心起，掣条朴刀，径奔李逵。黑旋风拔出双斧，便斗朱全。晁盖、宋江并众头领，一齐向前劝住。李逵吃宋江逼住了，只得撇了双斧，拜了朱全两拜，朱全方才消了这口气。山寨里晁头领且教安排筵席，与他两个和解。

李逵说起：“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亲叔叔柴皇城病症，却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锡要夺屋宇花园，殴打柴进，吃我打死了殷天锡那厮。”宋江听罢，失惊道：“你自走了，须连累柴大官人吃官司。”

晁盖道：“柴大官人自来与山寨有恩，今日他有危难，如何不下山去救他？我亲自去走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哥哥是山寨之主，如何可便轻动？小可和柴大官人旧来有恩，情愿替哥哥下山。”于是点了军马下山，一行人马奔高唐州来。

却说林冲、花荣、秦明引领五千人马到来。两军相迎，旗鼓相望，各把强弓硬弩，射住阵脚。两军中吹动画角，发起擂鼓。花荣、秦明带同十个头领都到阵前，把马勒住。头领林冲横丈八蛇矛，跃马出阵，厉声高叫：“姓高的贼，快快出来！”一阵下来，高廉大败，损了两员大将。

高廉见连折二将，便去背上掣出那口太阿剑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只见高廉队中卷起一道黑色。那道气散至半空里，飞沙走石，撼地摇天，刮起怪风，径扫过对阵来。林冲、秦明、花荣等众将，对面不能相顾，惊得那坐下马乱蹿咆哮，众人回身便走。高廉把剑一挥，指点那三百神兵，从阵里杀将出来，背后官军协助，一掩过来。赶得林冲等军马星落云散，七断八续，呼兄唤弟，觅子寻爷，五千军兵折了一千余人，直退回五十里下寨。高廉见人马退去，也收了本部军兵，入高唐州城里安下。

却说宋江中军人马到来，林冲等接着，具说前事。宋江、吴用听了大惊，与军师道：“是何神术，如此利害？”吴学究道：“想是妖法。若能回风返火，便可破敌。”宋江听罢，打开天书看时，第三卷上有回风返火破阵之法。宋江大喜，用心



记了咒语并秘诀。整点人马，五更造饭吃了，摇旗擂鼓，杀进城下来。

且说杨林、白胜引入离寨半里草坡内埋伏，等到一更时分，只见风雷大作。杨林、白胜同三百余人在草里看时，只见高廉步走，引领三百神兵，吹风唢呐，杀入寨里来，见是空寨，回身便走。杨林、白胜呐声喊。高廉只怕中了计，四散便走，三百神兵各自奔逃。杨林、白胜乱放弩箭，只顾射去，一箭正中高廉左肩。众军四散，冒雨赶杀。高廉引领了神兵，去得远了。杨林、白胜人少，不敢深入。

且说高廉自中了箭，回到城中养病，令军士：“守护城池，晓夜堤备，且休与他厮杀。待我箭疮平复起来，捉宋江未迟。”

却说宋江见折了人马，心中忧闷，和军师吴用商量道：“只这个高廉尚且破不得，倘或别添他处军马，并力来助，如之奈何？”吴学究道：“我想要破高廉妖法，只除非依我如此如此。若不去请这个人来，柴大官人性命也是难救，高唐州城子永不能得。”

毕竟吴学究说这个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三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

话说当下吴学究对宋公明说道：“要破此法，只除非快教人去蓟州寻取公孙胜来，便可破得高廉。”宋江听罢，随即叫请戴院长商议，可往蓟州寻取公孙胜。戴宗道：“小可愿往，只是得一个做伴的去方好。”吴用道：“你作起神行法来，谁人赶得你上？”戴宗道：“若是同伴的人，我也把甲马拴在他腿上，教他也便走得快了。”李逵便道：“我与戴院长做伴走一遭。”戴宗道：“你若要跟我去，须要一路吃素，都听我的言语。”李逵道：“这个有甚难处？我都依你便了。”宋江、吴用分付道：“路上小心在意，休要惹事。若得见了，早早回来。”李逵道：“我打死了殷天锡，却教柴大官人吃官司，我如何不要救他？今番并不许惹事了。”

二人各藏了暗器，拴缚了包裹，拜辞宋江并众人，离了高唐州，取路投蓟州来。





语休絮絮。两个用神行法，不旬日，迤迤来蓟州城外客店里歇了。次日，两个人入城来，戴宗扮做主人，李逵扮做仆者，绕城中寻了一日，并无一个认得公孙胜的，两个自回店里歇了。次日，又去城中小街狭巷，寻了一日，绝无消耗。李逵心焦，骂道：“这个乞丐道人，却鸟躲在那里？我若见时，脑揪将去见哥哥。”戴宗瞅道：“你又来了，便不记得吃苦！”李逵陪笑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我自这般说一声儿耍。”戴宗又埋怨了一回，李逵不敢回话。两个又来店里歇了。次日早起，却去城外近村镇市寻觅。戴宗但见老人，便施礼拜问公孙胜先生家在那里居住，并无一人认得。戴宗也问过数十处。忽一日闻得公孙胜在九官县二仙山。

戴宗、李逵回到客店里，取了行李、包裹，再拴上甲马，离了客店，两个取路投九官县二仙山来。戴宗使起神行法，四十五里，片时到了。二人来到县前，问二仙山时，有人指道：“离县投东，只有五里便是。”两个又离了县治，投东而行，果然行不到五里，早来到二仙山下。

戴宗自入到里面看时，一带三间草房，门上悬挂一个芦帘。戴宗咳嗽了一声，只见一个白婆婆从里面出来。戴宗当下施礼道：“告禀老娘，小可欲求清道人相见一面。”婆婆问道：“官人高姓？”戴宗道：“小可姓戴，名宗，从山东至此。”婆婆道：“孩儿出外云游，不曾还家。”戴宗道：“小可是旧时相识，要说一句紧要的话，求见一面。”婆婆道：“不在家里，有甚话说，留下在此不妨。待回家，自来相见。”戴宗道：“小可再来。”就辞了婆婆，却来门外对李逵道：“今翻须用着你。方才他娘说道不在家里，如今你可去请他。他若说不在时，你便打将起来，却不得伤犯他老母。我来喝住你便罢。”

李逵先去包裹里取出双斧，插在两胯下，入得门里，大叫一声：“着个出来！”婆婆慌忙迎着问道：“是谁？”见了李逵睁着双眼，先有八分怕他，问道：“哥哥有甚话说？”李逵道：“我乃梁山泊黑旋风！奉着哥哥将令，教我来请公孙胜。你叫他出来，佛眼相看，若还不肯出来，放一把鸟火，把你家当都烧做白地！”又大叫一声：“早早出来！”婆婆道：“好汉莫要恁他！我这里不是公孙胜家，自唤做清道人。”李逵道：“你只叫他出来，我自认得他鸟脸！”婆婆道：“出外云游未归。”李逵拔出大斧，先砍翻一堵壁。婆婆向前拦住，李逵道：“你不叫你儿子出来，我只杀了你！”拿起斧来便砍，把那婆婆惊倒在地。只见公孙胜从里面奔将出来，叫道：“不得无礼！”只见戴宗便来喝道：“铁牛，如何吓倒老母！”戴宗连忙扶起。李逵



撇了大斧，便唱个喏道：“阿哥休怪。不恁地，你不肯出来。”

公孙胜先扶娘入去了，却出来拜请戴宗、李逵，邀进一间净室坐下，问道：“亏二位寻得到此。”三个吃了一回，戴军又苦苦哀告道：“若是哥哥不肯去时，宋公明必被高廉捉了。山寨大义，从此休矣！”公孙胜道：“且容我去禀问本师真人。若肯容许，便一同去。”戴宗道：“只今便去启问本师。”公孙胜道：“且宽心住一宵，明日早去。”戴宗道：“公明在彼，一日如度一年，烦请哥哥便问一遭。”

三个再到公孙胜家里，当夜安排些晚饭，戴宗和公孙胜吃了，李逵却只呆想不吃。公孙胜道：“且权宿一宵，明日去恳告本师。若肯时，便去。”戴宗只得叫了安置，收拾行李，和李逵来净室里睡。

这李逵那里睡得着，捱到五更左侧，轻轻地爬将起来，听那戴宗时，正鼾鼾的睡熟。自己寻思道：“却不是干鸟气么？你原是山寨里人，却来问甚么鸟师父！我本待一斧砍了，出口鸟气，不争杀了他，却又请那个去救俺哥哥？”又寻思道：“设使明朝那厮又不肯，却不误了哥哥的大事？我只是忍不得了，莫若杀了那个老贼道，教他没问处，只得和我去。”

李逵当时摸了两把板斧，轻轻地开了房门，乘着星月明朗，一步步摸上山来。到得紫虚观前，却见两扇大门关了。傍边篱墙苦不甚高，李逵腾地跳将过去，开了大门，一步步摸入里面来。直至松鹤轩前，只听隔窗有人念诵什么经号之声。李逵爬上来，搯破纸窗张时，见罗真人独自一人坐在日间这件东西上，面前桌上烟煨煨地，两只蜡烛点得通亮。李逵道：“这贼道却不是当死！”一踅踅过门边来，把手只一推，扑的两扇亮榻齐开。李逵抢将入去，提起斧头，便望罗真人脑门上只一劈，早斫倒在云床上。李逵看时，流出白血来。笑道：“眼见得这贼道是童男子身，颐养得元阳真气不曾走泄，正没半点的红。”李逵再仔细看时，连那道冠儿劈做两半，一颗头直砍到项下。李逵道：“这个人只可驱除了他，先不烦恼公孙胜不去！”便转身出了松鹤轩，从侧首廊下奔将出来。只见一个青衣童子，拦住李逵，喝道：“你杀了我本师，待走那里去！”李逵道：“你这个小贼道，也吃我一斧！”手起斧落，把头早砍下台基边去。李逵笑道：“如今只好撒开！”径取路出了观门，飞也似奔下山来。到得公孙胜家里，闪入来，闭上了门。净室里听戴宗时，兀自未觉，李逵依前轻轻地睡了。

直到天明，公孙胜起来安排早饭，相待两个吃了。戴宗道：“再请先生同引





我二人上山，恳告真人。”李逵听了，咬着唇冷笑。三卜依原旧路再上山来。入到紫虚观里松鹤轩中，见两个童子。公孙胜问道：“真人何在？”童子答道：“真人坐在云床上养性。”李逵听说，吃了一惊，把舌头伸将出来，半日缩不入去。三个揭起帘子，人来看时，见罗真人坐在云床上中间。李逵暗暗想道：“昨夜我敢是错杀了？”罗真人便道：“汝等三人来何干？”戴宗道：“特来哀告我师慈悲，救取众人免难。”罗真人道：“这黑大汉是谁？”戴宗答道：“是小可义弟，姓李，名逵。”真人笑道：“本待不教公孙胜去，看他的面上，教他去走一遭。”戴宗拜谢，对李逵说了。李逵寻思：“那厮知道我要杀他，却又鸟说！”

戴宗也再拜恳告道：“小可端的来得多日了，高唐州军马甚急，望乞师父慈悲，放公孙先生同弟子去救哥哥宋公明，破了高廉，便送还山。”罗真人道：“我本不教他去，今为汝大义为重，权教他去走一遭。我有片言，汝当记取。”公孙胜几前，跪听真人指教。

毕竟罗真人对公胜说出甚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

话说当下罗真人道：“弟子，你往日学的法术，却与高廉一般。吾今特授与汝五雷天心正法。依此而行，可救宋江，保国安民，替天行道。你的老母，我自使人早晚看视，勿得忧念。汝本上应天闲星数，以此暂容汝去一遭。切须专持从前学道之心，休被人欲摇动，误了自己脚跟下大事。”公孙胜跪授了诀法，便和戴宗、李逵拜辞了罗真人，别了众道伴下山。归到家中，收拾了宝剑二口并铁冠道衣等物当了当，拜辞老母，离山上路。行不过几里，戴宗先去，报与宋江知道。

却说公孙胜和李逵两个离了二仙山、九宫县，取大路而行，到晚寻店安歇。李逵惧怕罗真人法术，十分小心伏侍公孙胜，哪里敢使性。两个行了三日，来到一个去处，地名唤做武冈镇。只见街市人烟辏集，公孙胜道：“这两日于路走得困倦，买碗素酒素面吃了行。”李逵道：“我去买些来。”便去包内取了铜钱，径投



市镇上来,买了一名枣糕。

欲待回来,只听得路傍侧首有人喝采道:“好气力!”李逵看时,一伙人围定一个大汉,把铁瓜锤在那里使,众人看了喝采他。李逵又道:“汉子,你通个姓名,教我知道。”那汉道:“小人姓汤,名隆。父亲原是延安府知寨官,因为打铁上,遭际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叙用。近年父亲在任亡过,小人贪赌,流落在江湖上,因此权在此间打铁度日。入骨好使枪棒。为是自家浑身有麻点,人都叫小人做‘金钱豹子’。敢问哥哥高姓大名?”李逵道:“我便是梁山泊好汉黑旋风李逵。”汤隆听了,再拜道:“多闻哥哥威名,谁想今日偶然得遇。”李逵道:“你在这里,几时得发迹?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伙,教你也做个头领。”汤隆道:“若得哥哥不弃,肯带携兄弟时,愿随鞭镫。”就拜李逵为兄,李逵认汤隆为弟。引了来见公孙胜,一起向前。

三个于路三停中走了两停多路,那日早却好迎着戴宗来接。公孙胜见了大喜,连忙问道:“近日相战如何?”戴宗道:“高廉那厮近日箭疮平复,每日引兵来搦战。哥哥坚守,不敢出敌,只等先生到来。”公孙胜道:“这个容易。”

次日,中军帐上,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商议破高廉一事。公孙胜道:“主将传令,且着拔寨都起,看敌军如何,小弟自有区处。”当日宋江传令各寨,一齐引军起身,直抵高唐州城壕,下寨已定。次早五更造饭,军人都披挂衣甲。宋公明、吴学究、公孙胜三骑马直到军前,摇旗擂鼓,呐喊筛锣,杀到城下来。

再说知府高廉在城中箭疮已痊,隔夜小军来报知宋江军马又到。早晨都披挂了衣甲,便开了城门,放下吊桥,将引三百神兵并大小将校出城迎敌。两军渐近,旗鼓相望,各摆开阵势。两阵里花腔鼙鼓擂,杂彩绣旗摇。交过一阵,高廉大败。

高廉在马上见了大怒,急去鞍辔前取下那面聚兽铜牌,把剑去击。那里敲得三下,只见神兵队里卷起一阵黄砂来,罩得天昏地暗,日色无光。喊声起处,豺狼虎豹、怪兽毒虫,就这黄沙内卷将出来。众军恰待都起,公孙胜在马上早掣出那一把松文古定剑来,指着敌军,口中念念有词,喝声道:“疾!”只见一道金光射去,那伙怪兽毒虫,都就黄沙中乱纷纷坠于阵前,众军人看时,却都是白纸剪的。虎豹走兽、黄沙尽皆荡散不起,宋江看了,鞭梢一指,大小三军一齐掩杀过去。但见人亡马倒,旗鼓交横。高廉急把神兵退走入城。宋江军马赶到城下,城上急拽





起吊桥，闭上城门，擂木、炮石如雨般打将下来。宋江叫且鸣金，收聚军马下寨。整点人数，各获大胜。回帐称谢公孙先生神功道德，随即赏劳三军。

次日，宋江又引军四面围城甚急。高廉寻思：“我数年学得术法，不想今日被他破了，似此如之奈何？”只得使人去邻近州府求救。

且说高廉每夜在城中空阔处堆积柴草，竟天价放火为号，城上只望救兵到来。过了数日，守城军兵望见宋江阵中不战自乱，急忙报知。高廉听了，连忙报挂上城瞻望，只见两路人马战尘蔽日，喊杀连天，冲奔前来，四面围城军马四散奔走。高廉知是两路救军到了，尽点在城军马，大开城门，分头掩杀出去。

且说高廉撞到宋江阵前，看见宋江引着花荣、秦明，三骑马望小路而走。高廉引了人马，急去追赶，忽听得山坡后连珠炮响，心中疑惑，便收转人马回来。两边锣响，左手下小温侯，右手下赛仁贵，各引五百人马冲将出来。高廉急夺路走时，部下军马折其大半。奔走脱得垓心时，望见城上已都是梁山的旗号。举眼再看，无一处是救应军马，只得引着些败卒残兵，投山僻小路而走。行不到十里之处，山背后撞出一彪人马，当先拥出病尉迟拦住去路，厉声高叫：“我等你多时，好好下马受缚！”高廉引军便回。背后早有一彪人马截住去路，当先马上却是美髯公。两头夹攻将来，四面截了去路，高廉只得弃了马，却走上山。那四下里部军一齐赶上山去。高廉慌忙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起！”驾一片黑云，冉冉腾空，直上山项。只见山坡边转出公孙胜来，见了，便把剑在马上望空作用，口中也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将剑望上一指，只见高廉从云中倒撞下来。侧首抢过插翅虎雷横，一朴刀把高廉挥做两段。

雷横提了首级，都下山来，先使人去飞报主帅。宋江已知杀了高廉，收军进高唐州城内。先传下将令：“休得伤害百姓”；一面出榜安民，秋毫无犯。且去大牢中救出柴大官人来。那时当牢节级、押狱禁子已都走了，止有三五十个罪囚，尽数开了枷锁释放。数中只不见柴大官人一个，宋江心中忧闷。吴学究教唤集高唐州押狱禁子跟问时，数内有一个禀道：“小人是当牢节级蔺仁。前日蒙知府高廉所委，专一牢固监宋柴进，不得有失。因是连日厮杀，知府不闲，小人却恐他差人下来看视，必见罪责，昨日引柴进去后面枯井边，开了枷锁，堆放里面躲避。如今不知存亡。”

宋江听了，慌忙着蔺仁引入。直到后牢枯井边望时，见里面黑洞洞地，不知



多少深浅。上面叫时，哪得人应？把索子放下去探时，约有八九丈深。宋江道：“柴大官人眼见都是没了。”宋江垂泪。吴学究道：“主师且休烦恼。谁人敢下去探看一遭，便见有无。”说犹未了，转过黑旋风李逵来，大叫道：“等我下去！”

且取一个大箴箩，把索子络了，接长索头，扎起一个架子，把索挂在上面。李逵脱得赤条条的，手拿两把板斧，坐在箩里，却放下井里去。索上缚两个铜铃，渐渐放到底下。李逵却从箩里爬将出来，去井底下摸时，摸着一堆却是骸骨。李逵道：“爷娘，甚鸟东西在这里！”又去这边摸时，度下湿漉漉的，没下脚处。李逵把双斧拔放箩里，两手去摸底下，四边却宽。一摸摸着一个人，做一堆儿墩在水坑里。李逵叫一声：“柴大官人！”那里见动？把手去摸时，只觉口内微微声唤。李逵道：“谢天地，恁地时，还有救性！”却把柴大官人抱在箩里，摇动索上铜铃。上面听得，早扯起来到上面，众人大喜。及见柴进头破额裂，两腿皮肉打烂，眼目略开又闭，众人甚是凄惨，叫请医士调治。

大小将校离了高唐州，得胜回梁山泊。所过州县，秋毫无犯。在路已经数日，回到大寨。柴进扶病起来，称谢晁、宋二公并众头领。晁盖教请柴大官人就山顶宋公明歇处另建一所房子，与柴进并家眷安歇。晁盖、宋江等众皆大喜。自高唐州回来，又添得柴进、汤隆两个头领，且作庆贺筵席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东昌、寇州两处已知高唐州杀了高廉，失陷了城池，只得写表差人申奏朝廷。又有高唐州逃难官员，都到京师说知真实。高太尉听了，知道杀死他兄弟高廉。次日五更，在待漏院中，专等景阳钟响。百官各具公服，直临丹墀，伺候朝见。

当日五更三点，道君帝升殿。净鞭三下响，文武两班齐。天子闻奏大惊，随即降下圣旨，就委高太尉选将调兵前去剿捕，务要扫清水泊，杀绝种类。高太尉又奏道：“量此草寇，不必兴举大兵。臣保一人，可去收复。”天子道：“卿若举用，必无差错，即令起行。飞捷报功，加官赐赏，高迁任用。”高太尉奏道：“此人乃开国之初，河东名将呼延赞嫡派子孙，单名唤个灼字，使两条铜鞭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见受汝宁郡都统制，手下多有精兵勇将。臣举保此人，可以征剿梁山泊。可授兵马指挥使，领马步精锐军士，克日扫清山寨，班师还朝。”天子看见呼延灼一表非俗，喜动天颜，就赐踢雪乌骓一匹。那马浑身墨锭似黑，四蹄雪练价白，因此名为踢雪乌骓。那马日行千里，奉圣旨赐与呼延灼骑坐。呼延灼谢恩已罢，随



高太尉再到殿帅府,商议起军剿捕梁山泊一事。

呼延灼道:“禀明恩相:小人观探梁山泊兵粗将广,马劣枪长,不可轻敌小觑。乞保二将为先锋,同提军马到彼,必获大功。”高太尉听罢大喜,问道:“将军所保谁人,可为前部先锋?”不争呼延灼举保此二将,有分教:宛子城重添良将,梁山泊大破官军。

毕竟呼延灼对高太尉保出谁来,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

话说高太尉问呼延灼道:“将军所保何人,可以先锋?”呼延灼禀道:“小人举保陈州团练使,姓韩,名滔,原是东京人氏。曾应过武举出身,使一条枣木槊,人呼为‘百胜将军’。此人可为正先锋。又有一人,乃是颍州团练使,姓彭,名玠,亦是东京人氏。乃累代将门之子,使一口三尖两刃刀,武艺出众,人呼为‘天目将军’。此人可为副先锋。”于是派人取二人到。

呼延灼和韩滔、彭玠,都与了必胜军状,辞别了高太尉并枢密院等官,三人上马,都投汝宁州来。于路无话。

却说梁山泊远探报马,径到大寨报知此事。聚义厅上,当中晁盖、宋江,上首军事吴用,下首法师公孙胜,并众头领,各与柴进贺喜,终日筵宴。听知报道:“汝宁州双鞭呼延灼,引着军马到来征进。”众皆商议迎敌之策。吴用便道:“我闻此人乃开国功臣河东名将呼延赞之后,武艺精熟,使两条铜鞭,卒不可近。必用能征敢战之将,先以力敌,后用智擒。”说言未了,黑旋风李逵便道:“我与你去捉这厮。”宋江道:“你怎去得?我自有调度。可请霹雳火秦明打头阵,豹子头林冲打第二阵,小李广花荣打第三阵,一丈青扈三娘打第四阵,病尉迟孙立打第五阵。将前面五阵一队队战罢,如纺车般转作后军。我亲自带引十个弟兄,引大队人马押后。左军五将,朱仝、雷横、穆弘、黄信、吕方。右军五将,杨雄、石秀、欧鹏、马麟、郭盛。水路中,可请李俊、张横、张顺、阮家三弟兄驾船接应。却教李逵

